

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 理论与范式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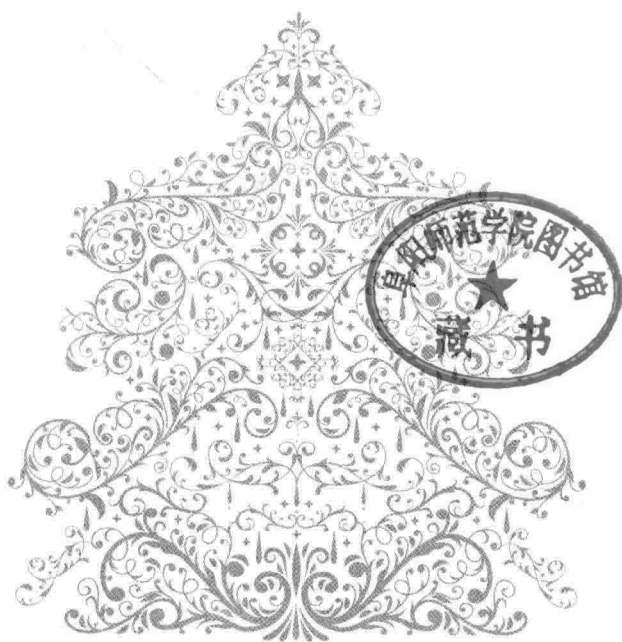
邓志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 理论与范式研究

邓志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美国修辞批评的理论与范式研究 / 邓志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6697 - 0

I. ①当… II. ①邓… III. ①修辞学—研究—美国 IV. ①H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046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95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Preface

Professor Deng Zhiyong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expanding rhetorical studies in Asia generally,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cifically. By traveling to other countries and by bringi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o Shanghai, he has forged global alliances toward the study of rhetoric, argument, persuasion, and the theories of Kenneth Burke.

In this volum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Rhetorical Criticism*, Professor Deng completes a 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 of some duration. The book covers ten critical paradigms of research in rhetorical theory and criticism: neo-Aristotelian criticism, psychological criticism, Burke's dramatistic criticism, fantasy theme criticism, social movement criticism, narrative criticism, feminist criticism, generic criticism, metaphor criticism, and ideological criticism. For each of these important schools of thought he defines the critical approach and then discusses its social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 He explores all the theories on which each depends, and uncovers the underlying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of each paradigm. Professor Deng then sketches out a diagram for the operation of each model, and finally, presents a sample analysis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model. In every case, Professor Deng brings the eye and mind of a Chinese scholar to his analysis. In this way he is not merely repeating work done elsewhere but is offering a fresh and important insight,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nto the long tradition of rhetorical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the West.

This valuable work is the first ever systematic exploration in China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rhetorical criticism. It will continue Professor Deng's project of forging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in the study of rhetoric. This will be of value not only for Asian scholars but also for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Eu-

rope.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Barry Brummett".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with a large, stylized "B" and a long, sweeping underline.

Barry Brummett, Charles Sapp Centennial Professor in Communication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ug. 25, 2014

目 录

第一章 修辞与修辞学	(1)
第一节 关于英语术语“rhetoric”	(1)
第二节 修辞学发展历程简述	(4)
第三节 古今修辞学定义与当代修辞学的基本特征	(24)
第四节 中西修辞学的差异——定义中的管见	(29)
第五节 修辞学的主体间性	(35)
第六节 修辞学的说服与自我说服及自由	(36)
第七节 修辞学的跨学科性	(37)
一 修辞学跨学科性的理据	(38)
二 修辞学跨学科性的印证	(38)
三 修辞学“跨”学科之途径	(40)
第八节 结语	(45)
第二章 修辞批评:定义、历史与一般方法	(46)
第一节 “批评”的概念	(46)
第二节 修辞批评的含义及历史	(47)
一 修辞批评的含义	(47)
二 修辞批评的历史	(48)
第三节 修辞批评涉及的几个基本要素	(54)
第四节 修辞批评的标准	(57)
第五节 修辞批评的一般方法与基本程序	(58)
第六节 结语	(60)

第三章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	(62)
第一节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含义及产生背景	(63)
一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含义	(63)
二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64)
第二节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67)
一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理论	(69)
二 修辞学的“五艺”:亚氏理论的拓展与延伸	(84)
第三节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88)
第四节 新亚里士多德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方法和 程序	(91)
第五节 结语	(94)
第四章 心理修辞批评	(95)
第一节 心理修辞批评的含义	(96)
第二节 心理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96)
一 修辞学对修辞传统的反思	(96)
二 行为学科的启示	(98)
三 修辞学领域心理学趋向的兴起	(99)
第三节 心理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100)
第四节 心理修辞批评的哲学假定	(108)
第五节 心理修辞批评的操作	(111)
一 心理修辞批评的几个维度	(111)
二 心理修辞批评的阐释框架	(113)
三 心理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方法	(116)
第六节 结语	(117)
第五章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	(118)
第一节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含义	(119)
一 戏剧与戏剧主义	(119)
二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基本理念	(120)
第二节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122)
一 伯克其人及主要论著	(122)

二	戏剧主义对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形式逻辑及结构主义意义观的质疑	(127)
三	戏剧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132)
第三节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137)
一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人性论哲学观	(137)
二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语言哲学观	(139)
三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修辞观	(140)
四	伯克戏剧主义的辩证思想	(144)
第四节	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的一般操作方法	(153)
第五节	结语	(157)
第六章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	(158)
第一节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158)
一	创始人鲍曼及其主要相关论著	(158)
二	传统修辞批评的局限性及传播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159)
第二节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含义	(164)
一	修辞批评视阈下的幻想与幻想主题	(164)
二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定义	(166)
第三节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167)
第四节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171)
第五节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方法	(174)
一	“幻想”的基本要素、幻想主题与修辞力量的关系及批评的三个层面	(174)
二	幻想主题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步骤	(174)
第六节	结语	(179)
第七章	叙事修辞批评	(181)
第一节	叙事与叙事修辞批评的含义	(181)
一	叙事及其特征	(181)
二	叙事修辞批评的含义及产生的背景	(184)
第二节	叙事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188)

一	叙事修辞批评的修辞观	(188)
二	修辞学视阈下的叙事观	(189)
第三节	叙事的修辞运作机制	(195)
第四节	叙事修辞批评的哲学假定	(201)
一	人性论观点:“讲故事的人”及其深刻蕴涵	(201)
二	理性的叙事来源	(203)
三	叙事的说教性	(204)
第五节	叙事修辞批评的一般方法与程序	(206)
第六节	结语	(210)
第八章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	(212)
第一节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产生的背景	(213)
一	社会运动修辞研究概述	(213)
二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	(214)
三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产生的理论背景	(215)
第二节	社会运动的修辞学定义及其内涵	(220)
第三节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223)
一	社会运动作为象征行为的修辞观	(223)
二	社会运动的系统观	(224)
第四节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225)
第五节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一般方法	(228)
一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宏观与微观层面	(228)
二	社会运动修辞批评的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维度	(231)
三	社会运动修辞行为的阐释及其步骤	(236)
第六节	结语	(238)
第九章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	(239)
第一节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含义	(239)
第二节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产生的社会及学术背景	(244)
一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产生	(244)
二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	(248)
三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产生的学术背景	(253)

第三节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256)
一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社会性别理论	(256)
二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语言哲学观	(258)
第四节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261)
第五节	女性主义修辞批评的一般操作方法	(262)
第六节	结语	(267)
第十章	体裁修辞批评	(269)
第一节	体裁修辞批评的产生及其理论背景	(269)
第二节	体裁、体裁修辞批评的含义及其理论基础	(270)
一	体裁与体裁修辞批评的含义	(270)
二	体裁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	(275)
第三节	体裁修辞批评的多向度性及其基本哲学假定	(280)
一	体裁修辞批评的多向度性	(280)
二	体裁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及其认知学 基础	(282)
第四节	体裁修辞批评的一般方法与操作程序	(286)
一	体裁描述	(286)
二	体裁运用	(288)
第五节	结语	(289)
第十一章	隐喻修辞批评	(291)
第一节	隐喻修辞批评的含义	(291)
一	关于隐喻	(291)
二	隐喻修辞批评的定义及发展历程	(293)
第二节	隐喻修辞批评产生的学术背景	(295)
一	“新修辞学”关于“四个主要辞格”的阐释	(295)
二	修辞学转向	(297)
三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	(298)
第三节	隐喻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隐喻的功能观	(300)
一	情感激发功能	(300)
二	隐喻的认知导向作用	(303)

三	隐喻的知识生成与现实建构作用	(304)
四	隐喻的论题建构作用	(308)
第四节	隐喻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310)
第五节	隐喻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方法与程序	(313)
第六节	结语	(315)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	(317)
第一节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的含义	(317)
一	意识形态的概念	(317)
二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的定义	(318)
第二节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的 功能观	(319)
一	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	(320)
二	意识形态与意符的关系	(321)
三	意识形态修辞功能的表现方式	(322)
四	意识形态的修辞运作	(323)
第三节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的基本哲学假定	(328)
第四节	意识形态修辞批评的基本操作方法	(329)
第五节	结语	(332)
参考文献		(334)
后记		(358)

第一章 修辞与修辞学

第一节 关于英语术语“rhetoric”

英语术语“rhetoric”似乎在汉语中很难找到完全准确的对应表达。从构词上看，“rhetoric”包括“rhetor”和“-ic”两部分，前者意为言说者或修辞教师，后者意为技巧、艺术、学问。事实上，“rhetoric”既可以指一种符号活动或行为，也可以指一门学问或艺术。当指一种活动或行为时，它对应的汉语表达相当于“修辞”；而当指一门学问或艺术时，则相当于汉语的“修辞学”。在汉语里，“修辞”既可指一种具体的修辞活动，也可以指修辞的学问即修辞学。^①

说起“rhetoric”，各种五花八门的概念和说法不免会涌入人们的脑海。在2400多年的曲折历史中，“rhetoric”这个术语已经累积了众多意义：口若悬河或滔滔不绝的演说、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花言巧语、华丽的言语、蛊惑人心的言辞、调节社会关系、辞格、劝说、写作、符号使用，等等。^② 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rhetoric”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有效或有说服力的讲话或书面语，尤其是使用辞格或其他写作技巧的讲话或书面语；二是具有劝说或印象深刻的，但通常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或

① 中国修辞学家王希杰在其《汉语修辞学》中指出，在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时，要区分三个不同的概念：修辞活动、修辞和修辞学。修辞活动就是交际活动，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活动；修辞活动中的规律即修辞，而修辞学则是研究提高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参见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文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在西方修辞学中，“rhetoric”同样可指修辞行为/活动、修辞规律和修辞学。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将“rhetoric”翻译为“修辞”，可指上述三者，而不做特别区分，除非有必要。需要指出的是，西方修辞学与汉语修辞学的内涵有很大的差异。

② Erika Lindemann, *A Rhetoric for Writing Teach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5.

实质意义的语言。可见,“rhetoric”有褒义和贬义之分。为何“rhetoric”会如此多义?还是先从它的词源谈起吧。

英语术语“rhetoric”来自希腊文“eirein”(意为“说”),与另一个术语“rhetorikos”(意为“说话者”或“演讲者”)相关联。^①据考证,修辞学在17世纪初被赋予了贬义色彩,1642年,有人“谴责修辞学,认为它是谎言之母”^②。为什么修辞学具有如此坏名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对修辞的道德鞭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他认为修辞学歪曲、隐瞒了真理,且修辞学给邪念以诱人的东西。在柏拉图看来,修辞学是有缺陷的艺术。首先,修辞学扎根于一个错误的本体论之中,仅满足于针对看似真实、看似美好的东西,而不去探讨实际上它到底是什么;其次,从知识上看修辞学也有不足,因为它试图传递对普通意见的掌握而不是对知识的把握;第三,作为一个实用政治的工具,修辞学使用语言资源把那些“比较脆弱的理由变得更强”,并且把权力的获取作为一个目的,而不顾心灵的健康与否。^③总而言之,柏拉图反对修辞学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修辞学依赖外表,痴迷于意见,在语言上投机,只不过是给听众带来快乐和满足的小技、一种夸夸其谈而已,一种靠听众的无知而影响人的思维的邪恶力量;修辞学不是艺术,而是一种添油加醋似的烹饪术。

值得庆幸的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94—322 B. C.)为修辞学正了名,为修辞学挽回了一点颜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肆无忌惮或油嘴滑舌的人的邪恶语言的使用,不能由修辞学来负责。他将修辞学与逻辑、辩证法联系起来,给予修辞学一个科学的学科定位,并明确指出了修辞学的四个功能^④,对其导师对修辞学的贬损与鞭打也算是一个巧妙的回应。从捍卫修辞学的声誉来说,亚里士多德功不可没。所以,从历史上来说,“rhetoric”也有褒义色彩,此时,它表示一种有用的工具,其本身无所谓好坏,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一个骗子可以用修辞来

① James A. Herrick,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p. 7.

② Peter Dixon, *Rhetoric*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1), p. 64.

③ Dilip Parmeshwar Gaonkar, “Introduction: Contingency and Probability,” In Walter Jost & Wendy Olmsted (eds.), *A Companion to Rhetoric and Rhetorical Critic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p. 5-21.

④ Aristotle, *Rhetoric*, trans. W. Rhys Robert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pp. 22-23.

欺骗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则可用它来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①。人们可以使用修辞来调解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获得幸福生活。

然而不幸的是，中世纪修辞学被阉割到了“体无完肤”之境地，被等同于辞格，等同于诸如花哨、华丽词语的雕虫小技，这种状态延续了很长时间。时至今日，“rhetoric”这个词的多个贬义色彩仍难以抹去，不时会出现在人们的言语之中。

至于修辞对人类社会的积极作用，赫里克（Herrick）认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取决于使用符号交流思想的能力，如果劝说是社会组织的核心，如果修辞艺术包括对劝说的研究，那么社团中的生活本身就含有修辞性的特征。换言之，人类生活离不开修辞。^② 其实，修辞对人的作用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有比较深刻的认知，比如，古典修辞学家伊苏格拉底（Isocrates）就指出：

在其他能力方面，我们并不比其他类别的生命体更强，我们在速度、力量及其他资源方面要逊色；但是，正因为我们有能力彼此劝说并讲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仅逃脱了野兽的生活，而且还集聚在一起并创建城市、制定法律、发明艺术；而且，一般说来，凡人所设立的机构，无不是靠言说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正由于此，才能制定法律，界定何为正义、何为非正义、何为卑鄙、何为高尚；如果没有这些法令，我们无法彼此生活在一起。也正是通过这，我们才能驳斥卑劣颂扬美好，能够教育无知者，颂扬明智者。^③

人类的文明史见证了修辞不可或缺的功能。在当代，修辞学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深入人心，西方发生的修辞学转向就是最好的例证。

① Erika Lindemann, *A Rhetoric for Writing Teachers*, p. 35.

② James A. Herrick,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p. 6.

③ 转引自 William Benoit, “Isocrates and Aristotle on Rhetoric,” *The Rhetoric Society of America*, 20 (1990): 254. 也可参见 Isocrates, *Antidosis*, trans. by G. Nor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251-252.

第二节 修辞学发展历程简述

修辞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早在前7世纪古希腊人就学会了如何巧妙地演讲以达到劝说的效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精心布局的演讲证明了修辞学早期的发展。^① 修辞学最早大约于前476年由希腊西西里岛上西拉丘斯(Cyracuse)的克拉克斯(Corax)创设,后被其学生蒂西亚斯(Tisias)传入希腊本土。克拉克斯设计了一整套针对法庭财产纠纷而进行论辩的方法,其基本理念是“一般的/普遍的或然性原理”(doctrine of general probability)^②。他创设所谓的修辞艺术,目的是帮助普通人在法庭上进行财产的申辩^③,不过,那是非常原始的、粗放式的,从学科意义上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克拉克斯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法庭演讲由引言(proem)、叙事(narration)、论题(arguments)(包括证明和反驳)几个部分组成,这个结构后来成了修辞学的重要部分。此外,一些有着雄辩口才、被称为“智者”(sophists)的人,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481—411 B. C.)等^④,对修辞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招收学生传授演讲技巧,并认为:对某一特定场合下的真情(truth)没有把握,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个人观点,而且“在每个问题上有两种相对的言说”^⑤。普罗泰戈拉的基本哲学理念在其著名的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作了表达。这个观点后来遭到了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很多人的批判。不过,从修辞学的建构来说,普罗泰戈拉对有关重要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定。

① James J. Murphy,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Hermagoras Press, 1983), p. 3.

② Ibid., p. 6.

③ 当时暴君统治被推翻,先前被暴君掠夺的财产的归宿由于没有实证只能靠法庭来判决,民众纷纷涌入法庭,依靠论辩讨回自己的财物。

④ Protagoras(普罗泰戈拉)是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智者派,他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至今仍有着重大影响。在早期,“sophists”指那些有智慧的人,故译为“智者”,但后来因为一些利益熏心的人以牟取金钱为目的招收并培训学员进行演讲,用花言巧语去打动人,而罔顾事实甚至颠倒黑白,这样的人后来被称为“诡辩家”,故术语“sophists”后来被染上了浓厚的贬义色彩。现在,该词一般以贬义出现。

⑤ James J. Murphy, “The Age of Codification: The Hermagoras and the Pseudo-Ciceronian *Phetorica ad Herennium*,” In James J. Murphy (ed.),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Hermagoras Press, 1983), p. 9.

虽然修辞学的实践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几个世纪就流行开来,但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知识体系的修辞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很多从事修辞实践的人虽然精通演讲劝说,但对这种活动的系统化的认识还不够,对其认知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也没有留下重要的理论阐释。历史上,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这是他对修辞行为进行深入思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概括修辞学原理所获得的结晶,也是西方文明史上迄今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即苏格拉底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导师柏拉图开办的学院中学习多年并深受其影响,不过,对柏拉图的修辞观,亚里士多德是不敢苟同的。柏拉图在其两部对话录《高尔吉斯》(*Gorgias*)和《费德鲁斯》(*Phaedrus*)中对修辞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攻击,将修辞学贬为蛊惑人心的小伎俩,充其量只是烹饪术的对应物,对真理没有实质性作用。对柏拉图这种诋毁修辞学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开篇之处明确宣称,“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从此,修辞学有了一个学科上的“家”,与逻辑并驾齐驱,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尊严。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修辞学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一种可以教授的知识体系,是人们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他说:

修辞学有用,因为(1)真实的和正义的事物自然就能战胜与其相反的事物(即非真实、非正义的事物),这样,法官的裁决如果不是它应该的那样,那失败肯定是由言说者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就受到了相应的谴责。(2)在一些听众面前,即使有最准确的知识也不能使我们说的话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论题暗示了教育,但有些人是不能被教育的。……(3)再说,我们一定要能在一个问题的对立面使用劝说,就像使用缜密的推理一样,不是为了我们在实际中两方面都使用(因为我们不能使人相信错误的东西),而是为了能清楚地看到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且如果别人的辩论不公平,我们可以把他驳倒。没有别的艺术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结论,只有辩证法和修辞学可以如此。……(4)当使用理性的演说比使用肋骨(即身体的力量)更具有人的典型特征时,如果坚持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自己不能够用肋骨来捍卫自己,而不是为自己用演讲和理由

来捍卫自己而感到惭愧，这是古怪和滑稽的事。^①

亚里士多德的话至少表明：（1）修辞学能够在肯定性缺乏的情况下使事物显得“真实”、“正义”，因而有助于说服听众，并产生相对真理；（2）在晓之以理作用不大的情况下，动之以情还是可能的；（3）修辞学能够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捍卫公平与正义；（4）修辞学可以帮助人们捍卫或保护自己。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考察在特定场合下可能的劝说手段的寻求，这不仅突出强调了修辞学注重寻求劝说手段所做的努力而非劝说成功与否的结果，而且也表明修辞学从道德上说是不偏不倚的。^② 亚氏的修辞学体系包括三种修辞情景下的修辞，即法学修辞（forensic rhetoric）、宣德修辞（epideictic rhetoric）、议政修辞（deliberative rhetoric），以及三种劝说证据，即人格诉诸（ethos）、理性诉诸（logos）和情感诉诸（pathos）。^③ 法学修辞、宣德修辞及议政修辞分别产生于法庭、典礼/礼仪和议会这三种修辞情景，涉及的分别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亚氏修辞学的三分类开创了体裁研究之先河。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这个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三段论（enthymeme）置于其修辞学的核心位置，视其为三种诉诸之源。^④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三段论情有独钟，不仅反映了他的理性主义色彩，也体现了他对时兴的一些修辞手册只注重煽情而不注重内容实质，片面追求言辞的雕虫小技而忽视对劝说之本的错误倾向的不满。亚里士多德指出：

① Aristotle, *Rhetoric*, pp. 22-23.

② Edward P. J. Corbett & Robert Connors, *Classical Rhetoric for the Modern Student*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93.

③ 理性诉诸的英文表达是 logos，在古典时期该词的意义包括“话语”、“理由”和“论辩”。参见 Stephen Halliwell, “Philosophical Rhetoric or Rhetorical Philosophy: The Strange Case of Isocrates,” in Rrenda Deen Schildgen (ed.), *The Rhetoric Cano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1997), pp. 107-126.

④ 关于三种诉诸之间的关系，西方修辞学界存在不少争议。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虽然意识到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可能不在修辞三段论里运作，但那种修辞是一种诡辩派似的做法，不是理性的、值得提倡的行为。关于亚里士多德三种证据之间的关系及其运作机理，请参见拙著《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关于肯尼思·伯克的研究》（学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九章“伯克修辞学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比较（下）”中的有关论述。